治平通議

序

上古神靈首出開天立極幎六合析八紘立乎中央而化馳無外察倫明物一原於道道渾於事衍於數而寄於法法與時舒卷不可方物時移勢易法或窳而不變則道散而無統道散法窳斯亂成矣顧其亂也朝野之間規時勢攷古制則亂極而又治書史以來四千年間時局三變治術遞更曰封建曰郡縣曰通商此繫乎時局也而君師師儒之局卽轄乎其間治術從此遂分今古法雖國異而代不同而道則終古不易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固未之有異也則論道經邦講議之功尙焉封建之初政教修明生其下者順帝則食舊

德睢睢盱盱竦身而載視聽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天下旣已治矣治則無可議也封建旣裂而郡縣起古法於是蕩掃無遺諸子百家于時立說各以蠡測管窺之見自託爲知言見道溢湧飈起遂成一處士橫議之天下而先聖之道遂從此長夜已悲夫

聖清勃興囊括宇內而通商之局適成攷泰西各國講富强工製造雖形下而頗進乎道且各國皆設議院尙深得古人議事以制之旨通商啟而議院開局遂大變則時爲之也時變矣而猶欲襲先業守舊教恭已無爲坐致治平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其不得適也必矣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好問察言無遺小大故懸鞀設鐸善

旌諫鼓不絶於道而又設輶軒之使以周知上下之情凡以求其通也三代以降君師之局變而爲師儒蓋古者以道制治後世始一切皆持以法孔子生周之季不忍先王之道將墜於地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垂教萬世門弟子間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道統之傳託於孔子而師儒之局遂開漢承秦後去古未遠一二大儒如賈誼桓寬劉向揚雄王符仲長統徐幹之倫皆嘗著說集論力規古治而江都董氏尤爲通博而得其正自是以後於隋得河汾王氏於宋得安定胡氏而吾永嘉先生實得其傳有其志與學矣惜皆無專書於道未昌有明瓊山邱氏衍補大學始翹起而講治

平使古大學之教先王之道見尊於世不至惑於功利浮淺者邱氏以外不多覯焉其間非無閎博之儒勤求典禮如三通作者然考古則有餘論治則未切博而寡要實亦未見其果通也他如賈誼王吉二劉向歆二蘇綽威父子高景王朴安石之徒庶幾遇矣或行之而未果與行之而助暴僨事使三代後不克早覩聖人之治者殆數或限之矣蓋運會之始絪緼元氣首鍾於上故亶聰作后君而兼師及泰極而否則賢人隱而下多魁奇閎達之材儒始以道得民運積既久貞下起元扶輿清淑之氣始盡發無遺君相欽領於上師儒撟掇於下驅馳元化自上下下厥道大光將昆蟲草木咸得其所一統

之盛比跡泰康此其時乎間嘗上下古今之際時局治術之變約俱二千年而大轉皆亡秦當其衝而
聖清開其朔天人合發數過時可非偶然也虬甌東之鄙人也生永嘉先生後七百年矣聞道遲暮敢自附於作者之林特以生長
中朝涵濡
聖敎牖其知覺頗欲述帝憲明王制遂其立達之願躋斯民於仁壽懷此亦有年矣值此車書大同
上下求治雖與計偕不得隨漢氏文學公車後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與公卿辨議其指意因積心愁慮規切時勢綜貫政要僭爲此書其

於古今治術之間蓋兢兢焉嗚呼當吾世而苟見諸施行使虬親見其盛益得以匡所不逮固爲吾道之幸如不然者世有元鑑之士申王道擴古法博綜數術貴是而同今古欲修新聖人書者倘不没其欲利人之功比于芻蕘其亦將有取焉時

光緒十有九年歲在昭陽大荒落陽月東甌陳虬志三撰

治平通議總目

經世博議序

聞之呂覽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易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然則法者治之具王者制法而不爲法所制欲法先王亦法其所以爲法而已上古之時鴻濛初判人物雜處狉狉獉獉有聖人出爲之制衣冠禮樂之節修明政教牖其知覺範吾大同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廣運無疆雖以之治萬世可也學術不明大道分裂於是百家諸子競以其所見騁術成書簧鼓一時然用其術亦頗足以救弊持傾則時爲之也將聖人亦不能無取焉通商以來

時局大變拳毛深準自古侏㒧不通中國者羣挾其智巧技能與吾爭聲名文物之盛尋其所治皆僅得六經諸子之緒餘乃或立足致富强亦可見吾中國聖人之教普也况乎其更有精焉者乎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淮南亦云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天下豈有常法哉故曰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亦愼其所變求不悖聖人之法而已矣時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冬月陳虬志三書於瑞安城東廣池之蟄廬

治平通議卷一目錄

卷二

變法十三

保民

卷三

治河上

治河中

治河下

卷四

籌海

籌邊

腹地廣置木路議

擬建洛陽爲西京議

擬援公法許高麗爲局外之國議

治法在嚴刑賞議

經世博議卷一　治平通議一

東甌陳虬志三

法天

天果無常乎其而春而夏而秋而冬固歷萬古而不異也天果有常乎何古今星紀之異中外氣候之殊相去不可以倍蓰計大造若幾不能以自主天之無常歲差之異也法果可變乎其三綱五常雖極千祀而難革也法果不可變乎何官家民主君主古今中西之異局也法之變國勢驅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遊其宇者莫不隨其寒暑風雨之節栩栩以生于于以死大造無私所以化成王者以兵刑禮樂驅使天下牖民以德

圈民以制以藐焉中處之身親臨萬民之上天下喁然從風畏其神亦服其敎也故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爲治不同同歸於道而已乃衛鞅王安石之徒起而議變法持之甚堅成之甚效而禍亦甚烈者何哉蓋變法以自營其私則背天理之公下情不通則上天不佑乖君民一體之義昧天人一氣之原任法而不順理雖有趙武靈魏孝文之爲君率任百衛鞅王安石之徒執法以號天下未有不再紀而敗者也迨法窮弊生禍亂既成乃歸咎於變法夏商周以來其末造之所以失豈皆由於變法所致耶不知所以變與變之不得其道耳夫所貴乎王者操天下之利權調劑以彌其缺陷而

已固無所私也故任地者霸得人者王法天者帝

變法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蓋言其盛也乃與顏淵論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顯乖乎不背不違之旨者抑何也蓋風氣無十年而不轉法制無百年而不變因勢利導則民自化儒術當矣乃漢初以黃老治蜀漢以申韓興若易其時則亂矣民主官天下也公矣乃美利堅以民主而治俄羅斯以擇賢而亂（俄貝德第一改廢舊章國不傳子而擇賢實開華盛頓之先末百年保羅乃復傳子舊制立長而女不得闕統）若狃其說則悖矣然則法由水也注之方盂而方注之圓匜而圓隨器而轉移而吾惟務得其平而已裘皮以禦寒絺綌

以禦暑若冬而病溫非禮裼裳衣不能敎溝渠以瀦水陡閘以備潦若大潦時至非決掘隄防不爲功欲圖自强首在變法

變法一

皇上法天愛民容保無疆當先躬節儉之化歲定天祿之數內廷御用織悉不外假裁內務府織造等官其朝廟一切度支儀制可按部分辦孟子言君十卿祿蓋古昔盛朝君皆制祿載在禮經可推而知也沈彤作周官祿田考據君十卿祿之說稱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末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皆於王所自食中給近美利堅伯理璽天德歲俸四萬圓蓋僅視中國督撫之數云京外職官秩同者祿皆一體酌定俸廉之數改稱曰祿古制京官之祿重於外漢唐以來則外重而內輕

任內應辦事務准開支公項繁劇處所增添員數內官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屬外官以省道縣爲綱官設九品文曰正武曰從滿漢一例內外陞轉裁併改設以省繁惑罷宰相而重六部裁官銜而復三公（稱都察院隆以師禮不任職事）一命以上皆得入告出御史以巡各省如此則綱舉矣九品之法文則太師太傅太保六部尚書各省總督爲一品六部正卿外省御史（稱某省監察御史駐省而內屬吏部）爲二品六部少卿各道刺史爲三品省設使四曰宣慰（主吏戶禮工四科）曰刑獄（主兵刑二科）四經歷（主雜務）曰檢法（糾察全省各務）與京秩郎中均爲四品知縣爲五品在內則各部員外郎主事爲六品在外則試用縣道以下設宣慰刑獄經歷檢法四副使內爲

令史則皆七品縣以下曰判官（主刑名）曰主簿（主錢穀）曰典獄（主捕盜）曰推官（主雜務）曰巡檢（主察縣內事務）與內之司務則皆八品九品則在內曰給事在外曰吏目皆令入流其陞轉之法知縣必由主事試用始得陞補知縣以上則內外對轉庶歇歷中外得以練達朝野掌故武職則分禁省爲二軍內分九品曰將軍曰都統曰副都統曰參領曰遊擊曰守備曰校尉曰千總曰百總外則改都統爲提督改副都統爲總兵改參領爲鎮城都督遊擊以下同官止八等禁軍統於兵部省軍統於總督縣設守備以下四等道設鎮城都督以下六等省設提督以下八等武皆自轄其所屬一統於文有事檄道縣聽調遣重

提督鎮城都督守備之權使皆得自以軍法治其所部罷武科重行伍內外守備以上則參用文職一歸兵部於是裁各寺科道於內省藩臬守牧於外汰冗員設專司損益古今之制按部改設一倣周禮惟京師另設都察院衙門主以三公中設議員三十六人每部各六不拘品級任官公舉練達公正者國有大事議定始行試辦有效視大小加恩賞賚其緣事添設辦事之大臣是爲欽差分辦者爲隨員皆量給薪俸制定乃修改政典勒爲大清新法頒行內外

變法二

改知縣爲五品而改州爲縣隸於總督刺史縣設試用

縣一代理一切政治刑賞而印官主其成歲終冊報本管上司而已遇有大事得專摺奏事另設判官主簿與獄推官分治縣事其驛尉閘曹等官皆以九品吏目爲之是爲文職武則設守備校尉千總百總等官以資守禦員數視所治廣狹增設辟秀才爲吏目分科辦事裁敎諭訓導與書院聘致仕鄉宦有名望者爲祭酒（如今山長）稱先生（仿漢五經博士例）邑無貴賤皆入官學不准私就師師無出身者不准敎授費則出於公捐縣各設議院大事集議而行凡薦辟刑殺人皆先狀其事實於議院有不實不盡者改正又設巡檢一秩視判官巡視境內檢舉利弊以達於縣縣再下議院由縣而上則爲本道刺史

考成而已道設檢法副使監視縣令賢否以六條計吏薦辟當儀制肅田疇闢盜竊清訟獄平製造興上治狀於總督省設監察御史秩二品巡按所屬視黜陟之當否省道各屯練軍備非常三年大計有黜陟乖方者聽平民詣闕上告得實總督刺史以下本管官皆治以失察應得之罪夫今之縣令古諸侯也地大者數百里少者亦不下百餘里乃丞尉以下如贅瘤而無所事事府道以上又節節掣肘束縛之使不得少行其意而且遷調無常官舍如奕雖戴星出入猶恐不給尚欲其奏絃歌鳴琴之績哉故講富强當首重縣令始

變法三

如此則大綱畧舉矣尙有爲綱中之綱者則科目之法
宜變也夫科目者人材之所出治體之所係也今所習
非所用宜一切罷去改設五科曰藝學科曰射曰算射
取中的算試九章曰西學科分光學電學汽學礦學化
學方言學六門試以圖說繙譯曰國學科須　大清
會典六部則例　皇朝三通試以疏判曰史學科取
御批通鑑集覽當另刊皇朝新史須行學官試以
策論曰古學科經則五經周禮語孟八經子則管孫墨
商呂氏五家試以墨義備五場者始得錄如此則由淺
入深實事求是國無異學士皆全材治平之道基此矣
縣試拔尤取入邑庠曰庠生庠而試於道曰廩生廩而

試於省曰舉人舉而貢於京錄者曰進士皆三年一考定期三月朔頒文格圖式於學依問直對不取詞章楷法已仕已進十年而不能通者給原品頂戴勒休稱前進士舉廩庠生倣此所取之士郎分充部曹及京外七八九品等職取進額數約逾品職三分之二另立陰陽學醫學不以設科五年一考取其尤者舉以爲師給單准行十年大考優者得食祿秩九品食祿滿十年與大計課最得增秩但不得逾七品以示限制京外一例禁私學犯者以枉法論

變法四

綱舉矣而目亦有不得而畧者一曰戶曰詔戶部籍天

下戶口分四等未及十六者曰少十六以上曰壯三十六以上曰大五十六以上曰老唐制設黃小中丁老五等今既免丁之役故僅分四等以周知民數婦女一例塡帖張於門首家自爲戶父子已分析者統於長房八曰口舊稱丁者謂可應役也故未及十六有不丁之目辭甚不順茲取古人八口之家及漢世口錢義每帖總計一戶四等男婦共若干并註明逃亡物故謂本年新死者新增縣歲造冊存檔三年狀其總數以上於道道上於省省達於戶部如此非特賦稅保甲配鹽等項法無可隱而其間老少強弱之形南北男女之數與凡死生婚嫁皆可按籍而稽矣攷之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也下落也其死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此貴賤老幼廢疾九州男女之異司徒職方所以能舉其職歟

變法五

一曰稅則國家歲入有常猝逢意外之需不得不取資於捐輸釐餉然皆一取之於民也捐輸則報効於國者千取償於下者萬釐餉則民輸於官者十官得於民者一餘悉供漁利之徒中飽耳宜一切能去而倣古租庸調制與泰西招牌稅等法而變通出之田地分則科銀僅征數分而富民坐收十倍百倍之利名爲減賦以蘇民力然此實繼富之政於貧民毫無益也一店新開地

方之抽分雜役之抽豐筵席之糜費均有不免而並無涓滴奉上此亦非情理之平也擬定四項之賦於田曰田餉分上中下三則地曰地稅區爲九等人曰口賦照戶口冊分四等徵銀舊制分民丁之外有軍丁屯丁匠丁竈丁站丁土丁漁戶寄莊丁寄糧丁諸名各有科則康熙五十三年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著爲額征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三年從直撫李維鈞議丁銀攤入田糧之內然至乾隆四十五年直省人已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口店曰牌銀分九等如牙帖之式如歲出不敷則酌加先期榜示國家誠能於吾民之養生送死諸大端百計先彌其闕則挹彼注茲多取之而不爲厲尙何竭澤之足慮哉

變法六上

一曰農政井田之法猝不可復矣於是水心葉氏倡爲

買官田之說大爲黃氏東發所譏其說辨矣虬謂可就近日瀕海之塗田（閩廣兩浙等處）迎水之沙田（江南通州廣東等處）及失主之山田（江浙皖楚等處）報而未墾者悉籍之官官自招佃（沙塗但有微漲刁衿土棍輒預向場衛處所爭先首報數年之後即可開墾陞科後轉售畝可得錢十數千不等若報至百畝以上者是不廢一文可坐收千餘金之利官僅畝收三分以上下稅銀而已利之所在豪強佔噬從而械鬥死傷者歲有所聞曷若入官之爲得哉）另開屯田於邊塞（屯田本使衛軍自佃今衛所僅坐收稅銀而已宜另修屯政）葑田於澤國（架木爲坵而附葑泥於上作田可隨水浮泛自不淹没）因地土之宜廣求樹藝之法十年之後而官祿不假外求矣夫田有主而欲并而入官與田在民而官自向買勢或有所難行情或有所不順今施之於天生浮漲無主官荒（舊黃河故道淤廢未墾者尤多）水鄉澤國又奚憚而不爲

哉

變法六下

一曰限田自井田之法廢富者動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錐之地於是有爲限民田之説者虬謂平民辛苦起家尙屬自食其力其富宜也唯士人一行作吏卽滿載而歸產業多從貪墨所得不可不爲之定限法令印官服政之初着地方官查具實在產業田地店業冊報備核區九品爲九等不許違限定賞格聽告發得實籍其家貲民入貲封爲尙義郎論品頂戴奉朝請嚴定品制衣服官室冠婚喪祭不使踰越則多財無所用而兼幷之風或庶乎熄矣

變法七

一曰鹺法嗚呼鹺政之不綱至今日而極矣平民禁把持行市而獨任票商之壟斷且商亦未見其利也輸之於官者一費之於私者七而商僅收其二乃尙有倒綱滯銷折閱者而吾民則已全受十分之害綱鹽票鹽（票鹽始陶文毅行之於淮北繼陸建瀛行之於淮南後左文襄行之於閩浙票鹽由是漸廣其實明時已有之）官運（晉省川省）商運事同一例然則上下孳孳日夕所講求者祇以供狼胥蠹吏之魚肉已耳豈計之得哉農而耕商而貨不以爲非獨至販鹽之平民不守引岸輒目曰私曰梟夫背公曰私不孝曰梟民自出其資本逐什一之利爲事畜之資安得率稱爲私爲梟（文報中竟有稱粵私閩私潞私川私）

私梟鹽梟梟徒者實可駭異光天化日之下安得突有此稱名不正而言不順一至於此至罔利之奸商骫法之猾吏反勸之縱之而獨若有甚恨於鹽販之徒務欲盡致之法販而爲張九四譚阿招蔡牽也者殺之可也販而爲衣食計驅而戮之毋亦有不安於心者歟古今議鹽法者夥矣顧氏炎武據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此祖劉晏之法而不知持其後者也故主者半而駁者亦半主之者道光時御史王贈芳太僕寺少卿卓秉恬光祿寺卿梁中靖翰林院侍講學士顧蒓孫太史鼎臣駁之者襄平蔣相國鹽政福森安化陶文毅馮桂芬然皆得失參半邱氏濬謂令官給鹽盤任民自煮每盤以一引爲則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此變桑孔之術而不知隘其利途之旨也或謂諸場廣袤數百里火伏有先後

勢不能逐竈而驗猶其淺焉者也然則鹺政遂無善策乎曰亦斟酌古今參而用之可耳攷明制有戶口支給之鹽令戶口赴鹽運司關支食鹽而納米鈔男子成丁婦人大口各支鹽四觔五兩納米八升六合五鈔不成丁小口半之計口授鹽法似密矣然實倣自朱子朱子嘗奏浙東鹽課狀稱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然其獘也官鹽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朱子乃謂有司既[illegible]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夫納稅而給鹽則鹽必足今鹽亡而稅在便於上則有之恐民未必以爲便也朱子賢者乃亦爲此言耶明

則後鹽亦不復支而納米鈔如故夫既曰請鹽於官而收其錢鈔乃又令其食私是重累吾民也宋鹽錢二稅之制不可考明則口納米八升六合零以每石今制四千四百之價計之（此就吾邑折徵而論）已人納鹽課錢三百八十文矣平民八口之家其何以堪然則法當何如曰擬定制每口稅鹽課錢三分僅於產鹽之所（如池鐵井竈等處）配鹽較大之處（如蛋戶醫圖之類）酌大小定爲稅則而任令商竈自行煎運綱舉目張似亦變通之一法也攷 皇朝文獻通考乾隆四十五年總計直省人口已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口今滋生日衆版圖漸闢據道光時林文忠摺稱湖北湖南兩省報部人數約共五千萬人有零屆今五十餘年加以新疆臺灣又設行

省則各直省滋生又當日衆矣若以每口三分爲率巳足抵今鹽課之所入據孫鼎臣說總共鹽課銀九百八十六萬七千八百兩而四川不與焉蓋鹽課實居天下財賦四之一矣課銀歸縣收納縣設主簿一二員而裁鹽院各官省一切緝私兵勇輪船與凡卡局等員經費則商販之力自紓矣姚瑩謂緝私一項歲常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此蓋僅就當時兩淮而言蓋斷其私於利藪之所在毋論不肖官吏扶同作弊資以白利縱令認眞查辦而大利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其糾黨持械拚命走私皆可逆料兵少而販多故勢常不及其得規賣放者有之其惜死故縱者實亦有之若改行新法每戶出錢無多官可按簿而稽胥吏不致橫加酷派即有拖欠究不至多蓋法行則鹽價自平聞之湖廣江西

安徽之食淮鹽市價每觔制錢六七十文晉省官運官銷每觔制錢三十五文然短折秤兩攙和泥水實僅得六七兩此已見鄧慶麟疏則且七八十文矣其實出產之鹽本不甚貴據各處文報皆僅一二文與吾溫場價不殊自經商辦禁閩鹽入浙於是吾郡鹽價頓長至十數文蓋漸有貴食之慮矣層層盤剝始有此數耳自來理鹽政者動以恤商便民裕課爲辭其實皆自欺欺君紙上之空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見其眞能知治道也或曰舊時鹽課已攤入地丁今又格外議增恐賦稅之事滅順而加逆且果行之異日必有再議重增鹽稅者是適爲他日秕政之地其說何如曰此書生撐持門面之迂談非識事務者之通論也攤課之舉 聖恩浩蕩民久已

不識不知况吾　朝輕徭薄賦迥異前朝今稅雖增而價實減開切曉諭上下均得其便何不可行之有爲問今日之釐捐關稅取之於商乎抑仍取之於民也火起於室當之者無噍類不亟求曲突徙薪之策乃鰓鰓然慮執爨爲引火之煤是當令天下復燧人以前之治不火食而後可未爲知言也鹽筴之正管子以之富國而後世乃適以病民利權所在旁落於奸商中飽於蠹吏縣官不復過問而惟一切苟且鹵莽之是圖尙何富國之可言哉尙何富國之可言哉噫

就場收稅之法明嘉靖時御史汪鋐已有此奏其實必不可行尙有爲諸家駁議所未及者試再申其說

今天下鹽課約千餘萬往前引商皆令先繳課銀之半若散之各場則場戸非殷商可比若隨鹽隨稅責令商販先輸全課成本增重厯屆賞無此辦法害實不可勝言且一稅之後不復問其所之是課銀當全責之場戸任令按季分繳則場戸竈丁類無多產些小賦糧或多抗欠鹽課大綱安能應繳況官旣責之場戸場戸不能不仍取之商販無論商販勢不能行縱令商販挪移抵課則場戸持有課銀在手不復計及繳課之時青苗遺毒往事可鑒也若法窮計生場戸亦令商販按季分繳萬一商販倒折是當全輸之場戸也官墊民欠巳非政體乃令疲場墊散販之欠

其何能堪不甯唯是從前鹽課極重而商仍不斷者以有引岸爲之壟斷官取之商商仍取之於民挹彼注茲持此尙可無慮今既一任所之弛其引地小販必多大商既先輸課銀成本較重恐被小販搶賣閉運定多小販力不能及遠恐各直省不免有淡食之虞若倣劉晏常平官鹽之法以濟其窮則攙和泥水雜以砂礫（見楊士達與王御史論淮鹽書）一歸官運百弊叢生蓋米鹽日用之資斷不可令歸官辦（晉省賑饑粥廠且有雜以石粉者倉場漕務弊尤不勝枚舉）此皆硌硌可見者故輒及之

新定職官九品表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九品

文內官

文內官				
太師	太傅	太保	六部尚書	
六部正卿				
六部少卿				
六部郎中				
六部員外郎				
六部主事	得自辟令史司務給事			
六部令史	七品陰陽師	七品醫師		
六部司務	八品陰陽師	八品醫師		
六部給事	九品陰陽師	九品醫師		

文外官

文外官					
各省總督					
外省御史	稱某省監察御史駐省而內屬吏部				
各道刺史					
宣慰使	主吏戶禮工四科	刑獄使	主兵刑二科		
各縣知縣					
試用縣	須由主事外補				
宣慰副使	刑獄副使	經歷副使			
判官	主刑名	主簿	主錢穀	典獄	主捕盜
吏目	九品陰陽師	九品醫師			

武外官		武內官	
		將軍	
提督		都統	
總兵	統	副都統	
鎮城 都督		參領	經歷 使雜主務 檢法 使主糾察各務
游擊		游擊	
守備		守備	
校尉		校尉	檢法 副使 七品 陰陽師 七品 醫師
千總		千總	推官 主雜務 巡檢 主察縣內事務 八品 陰陽師 八品 醫師
百總		百總	

內外守備以上可參用文職一歸兵部本部選用

治平通議卷一終

治平通議二

東甌陳虬志三

變法八

一曰漕政漕運之興其昉自禹貢乎禹平水土任土作貢乃九州之終皆言達河蓋不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而已（朱子亦云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始有漕運之名晉設督運御史始有漕運之官自是以來陸運海運河運法雖屢變然皆以京畿而仰給於外省終非計之得也請施權宜之計而籌經久之策非統歸海運改徵折色京通建倉畿輔興屯不可何言之海運起於秦（秦欲攻匈奴使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而定於

元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明永樂十三年疏會通河故道成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賜名會通河便河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河遂淤至是命尙書宋禮疏復始罷海運嗣是以後遂行河運道光時以清口淤澱陶文毅始倡行海運同治四年從部臣議復試行河運由是河海竝運而實以海運爲便黃河北行南行皆穿運河而過漕艘待汛分溜必須借黃濟運於是運以借黃而淤黃以濟運而決歲修堵合費資不貲而漕項之耗折不與焉此海運之便也漕項本不全徵本色所徵者特東南數省耳聞南漕每石費銀十八金據嘉慶中協辦大學士劉權之

疏魏氏雖歷數其誤然旋爲馮氏所糾正矣虬按秦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文時賈誼上疏謂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蓋自古已然到京旗丁領米易錢合銀一兩買雜糧充食折給已久是每石十八兩歸宿爲易銀一兩之用此眞林一馮氏所謂可長太息者也今蠟茶藥材等方物實多折徵解部但分存其名而已蓋都門百貨充牣何求不獲此改徵折色之便也隋煬帝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是積米多至二千六百四十萬石矣今擬於京通各置大厫貯米一千二百萬石爲三年之蓄折徵既行則酌裁兌費提存入官清釐牛彔章京之耗羨歸公添給丁糧採買倉米復仿漢人入粟補吏之法惟準虛銜封典皆貲令以米

上兌如此此則丁得增餉民得減賦國家無絲毫之損而天庾豐足太倉之粟已紅陳不涸矣此京通建倉之必不可緩者也畿輔水利言者不一李氏祖陶據包氏說作漕糧開屯議又引海鹽朱尙齋太守之言謂畫地爲四區區百萬畝以開方計之但爲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萬畝計其歲入已足抵南漕四百萬石之額然此尙畫餅之談也彼僅知地方八十里已足四百二十四萬畝之數而不知墾費將安出乎然則奈何曰請以千畝爲一區分區四千二百四十考古井田區田遺制修復營田水利府雍正四年設命怡親王董其事周歷三輔開設四局數年得水田六千頃乾隆時嘗特旨修復李氏謂王僅開三百餘畝者欠考擇農部領其事詳勘地

勢繪圖扦界逐年分辦蓋區分則地易闢畝少則墾易集復倣康熙時墾田補官之制康熙十年準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二十頃以上試其文義通者以縣丞用不能通曉者以百總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者以知縣用不能通曉者以守備用損益其數六品而止捐輸不得太濫此要策也官墾則分年而辦招墾則按圖而集裁漕運漕標以下各官歲可節存廉俸經費數百萬以爲墾費期以十年當無有不辦者田闢矣倉將安施聞每厫大者僅容千石是當另置萬餘厫矣費又奚出曰漕艘大小以萬餘計每年給油艌銀五兩三年給小修銀二十兩折造尤鉅如變艘爲厫畧可相當此畿輔開屯萬不可忽者也盍亦加之意乎遼金元初皆興自北方未聞越大河而南資飛輓以自衛蓋

漕運起而燕冀之水利始廢今誠取四策而次第行之則根本壯而皇圖固民力紓而元氣厚萬邦作貢不難矣尙奚事區區東南數省哉

丁氏顯作請復河運芻言謂全行海運有當慮者四折價採買其害有三請祛其惑輪舟往來如履平地風濤之險一不足慮海軍近設衙門北洋南洋已同陸地海道之梗二不足慮患將來海口之淤必至交兌違限言似徵實事尙鑿空三不足慮一罷河運恐失業之徒嘯聚揭竿此鑒於咸豐初年之事似不可不爲之防然海運旣通運河儘可召募招墾安插何難四不足慮至折徵採買之法津通設局收買自無

搭附輪船之弊一害免矣若改折徵之半按月採買每月僅購十餘萬石（往歲吾郡偶歉米商雲集四十日中進米四十萬餘石價極昂時每石不過四千餘文）非全數取辦於一時況旗丁居十分之八九折徵之半尚不足敷折給採買尚可從省則二害自除既非派員購辦三害自無其剌剌萬餘言請規復河運者祇欲施其設地洞引汶水濟運之下策耳博而寡要其丁氏之謂乎

變法九

一曰圜法近日錢幣日窮爲救時之說者僉以通行楮幣之議進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實卽周禮質劑之遺吳縣諸生王瑬著鈔幣芻言具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

便之說且言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魏氏源駁之甚力以爲有十不便而無一便言宜倣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說人人殊將奚適而從曰鈔幣之設本以便民而非以罔利今欲以空鈔易實銀是以奸儈賺錢之術施之於國計支絀之時示人以欺强人以從雖衛鞅復生無能爲也宜備成本若干與鈔票相輔而行省道縣各設寶鈔局郎官銀號使民可納錢換鈔入鈔取錢勿欲者聽出入之間官爲量收微息陸氏世儀亦有此議如此則上下均受利益而無扞格不通之獘矣魏氏之言自鑄銀錢則是其欲復玉貝二幣則非圜法隨時代爲轉移首以順人情爲本魏氏既知漢武帝

造白金三品增價而民廢不用又言白鹿皮爲籠利以古準今其必不行乃欲復古玉貝二幣此亦知二五而昧於十例也虬愚以謂宜於省會各碼頭較大處所設局鑄金銀銅三品錢分兩一定可即照今洋式鑄成本管上司察驗如成色不符厥罪烹錢價漲跌悉隨時值否則金銀賤則市價高擡金銀貴則成本暗折是倒授人以太阿也錢價五日詳報道省（如今雨暘報例）道視其漲跌而酌行提撥（如大漲跌可請撥省會各局應銷）禁元寶銀錠小錢洋錢不用有盜鑄者殺無赦以中國君主自有之利權坐令私鑄充斥於下洋錢滲漏於外（魏源謂洋錢銹淨銀僅止六錢六分而值紋銀八錢有奇）譬如世家右族家計漸窘猶視米鹽爲瑣屑縱令

其子姓揮霍侜施日涸利源而不顧迺亟亟然謀貿易講畜牧未始爲得也一閧之市錢肆林立其勢非能自開採鼓鑄也轉移之間坐收毫息猶足以起業豈有幅員二萬餘里之廣而司農持籌尙有仰屋而歎之日也

變法十

一曰禮節蘇氏轍曰周以文章繁縟之禮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氣故其言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廢爲至弱之國爲墨之說者曰國有七患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此其一也又曰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勿爲然則大禮必簡欲講富强宜删禮節夫禮非一端可盡也試舉其概一曰輿服衣冠

參用西制趙武靈王之改胡服本朝之不守明制皆深得自强之理儀節一從簡易卑幼見尊長皆僅一揖立而白事文武皆令騎馬禁乘車坐轎隨從不得過四人唯朝賀衙參閱兵諸大典朝儀輿服當遵國典以存告朔餼羊之意一日昏喪昏以著代喪以送死禮皆不廢顧文勝則情漓而禮反無所麗擬婚嫁禁奩費酒食六禮僅取問名親迎宋儒孜孜講禮乃於六禮首刪問名而徑改三月廟見爲三日此豈復知禮意哉貧富不得逾三十千敢以妝奩遺者罰鍰充嬰堂公費周禮凡嫁女娶子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是古已有禁矣喪事以哀爲主以葬爲歸禁浮屠冥鏹定期三月而葬百日薙髮後得墨衣任事准考試補官嫁娶未葬者不得與參夏制及軍營滿州各例省奪情之議三年

服滿釋吉而未葬者罪之已仕革職未仕褫衣頂四民墨衣充力役官爲貼貲營葬葬畢而除宋河南程氏頤賢者也其言亦曰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斯言也可謂知禮之情矣而尙未得禮之用也夫禮者經世之大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通陰陽消息之機察風土剛柔之異原天理順人情損益百王張弛隆殺勒爲典禮皆足以定一朝之制而救當時之弊故五帝不相襲禮而同歸於治何其精也蓋通其原則爲聖功修其制則爲王道矯其弊亦不失爲霸術虬嘗謂禮束人筋骸而固肌膚者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行在易之大壯雷在天上君子以

非禮勿履實取震雷之厲而繼以天行之健也蓋上後天下澤履以立禮之體震上乾下大壯以盡禮之用世議禮諸儒皆僅知於燦然者見天秩之有序不復深通其創制顯庸之大旨於是三千三百盡付諸曲臺綿蕞之徒競善爲容而禮之用微矣嗚呼安得聖人復起與之詳議因革之方哉

變法十一上

一曰營務兵重務也亦危事也非力不舉非膽不壯非技不精而實非壯年不能辦日操不能成請易古法黜洋操而於水陸重定新操之制力之途三曰臂曰足曰身舉刀以練臂設三等六十八十百斤爲準須隻手高擎旋轉自如爲則不及者汰過者存記奪標以練足先於平原極遠設一標能先到奪標爲上練實以日夜行百里者爲下二百里者爲

中三百里者爲上躍溝以練身溝以一丈二丈三丈爲則此之謂力成躡千仞之危峯樵採者熟視若無睹臨萬頃之洪濤榜人徑行而不慑所素習也若易地則各喪其所守矣故膽非練不壯乘女牆而趨臥桅頭而安炮火夾擊而勿亂風濤逆捲而不迷斯膽成矣椗繚抖柁舟師之要技也宜令各兵皆習泅水以伏水久暫爲優劣駕舟各兵須能自掉小舟舟鬥於洪濤中庶應變有其材弓箭鎗炮籐牌行伍之正技也宜補令投石以遠以高爲度打旗大旗手宜專練方精然各兵亦不可不習騎馬須令習踰高騎禿馬如踰城上樹如此而水陸二軍成矣然此皆非壯年不能行請定限年之制人年十六以上至三十六者方准補戰兵違限者退戰作守已赴戰者給戰糧四十六以上則勒休保

甲鄉團一例倣演然後講求伍應敵之法出奇設伏之計得其人而將之五年之後可無敵於天下矣

變法十一下

禁兵省兵道兵皆戰兵也蓋以備非常而後巡所屬今入伍者類多習業之徒借名糧以衛身家計餉銀以當產值月費糧米即可免操私頂私替勒定糧價此弊吾溫爲甚每名向索八九十元近經卞制軍札飭整頓猶私定每名三十五元費用十五元有終身入伍不識較場爲何地者如此欲望兵之精其可得乎宜定限地之法凡補伍者須離家在百里以外今交藏敎官須令隔府而營弁都守以下准就近皆非計也考補以技省道各軍每年調三之一分巡所屬以其二爲駐防更番休息三年一輪視轄境

廣輪爲駐札日數之久暫巡而過其家賞假免操兵行禁騷擾水軍則常駐各汎不准上岸南北梭巡以肅洋面而熟水道（近吾邑水師副將有畏風濤者届會哨則坐轎紆道三日而前禁營船演炮可發一嘆）庶有濟乎夫養兵以衛民非借民以充兵泰西人人皆兵猶得古人寓兵於農之遺意而中國乃兵民不分是直無一兵之用矣蒙犬羊以虎皮驅而使鬭猛獸勝負之形蓋不待智者而始決矣

變法十二上

一曰刑律嗚呼古今治法備矣患在不行不患其不至也而獨有一事爲堯舜以來四千年中聖君賢相所未及講明協中者則刑法是已殺人者死抵之者誠當矣

於已死者復何裨焉金作贖刑恤之者誠至矣於被陷者又何甘焉且抵矣又何以處慼不畏死與一殺數人者乎即贖矣何以處貧而無力與多財縱暴者乎生光天化日之中作奸犯科以自陷於囹圄桎梏縲絏不爲過而乃夏則給蒲扇冬則施棉衣囚糧藥餌各有差於囚信乎其有恩矣而還問被陷之家一讞之成傾其家而不足所得恤埋不足供么麼走卒之使費死無以葬生無以養是因死其一人而官乃殺其一家死者而有知也其飮泣叫號於冥冥中者三法司亦幸而不聞耳使有得於五聽之外者其將果何以爲心哉請定律爲三條今律例太繁訛供吏胥舞文耳曰殺人者致死傷人者成廢誤人壞名失財

者已得實者聽問官分別議擬用刑刑亦有三殺人者杖而宮傷人者笞而鈇左足皆墨其背而髠其首僧尼均令受戒防逃逸誤人者扑而墨衣監禁歷月瘡未愈者驗明展限二月皆罰令親身力苦定率抵錢扣存貯庫每年於犯事之日按提責辦於犯事處所荷校徇於境內三日抵足罰欵始行責赦尋常辭訟酌定誣賫誣者着賠無力者充力役留抵不准以私財抵贖有私逸私替者追回十日一比取見血三月後照常傜役凡被陷者按月官皆廩給其家以二十年爲率曰若此將遂廢大辟乎曰可夫天地以好生爲德人無知而殺人吾亦以其無知而殺之是亦殺人類也人被殺而吾不知恤其家

人殺人而吾僅從戮其身平民寃抑不得伸積之既久皆足以傷天地之和而致陰陽之沴相讐相殺兵戈之刼未有艾也不甯唯是好勇鬥狠之徒其獷惡而魄強雖死而實能爲厲困之辱之磨之策之柔之導之以漸消其傑驁不馴之氣使憬然而生其悔悟庶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化梟爲良無刑之治或可幾乎聞之滬者取則於水也故大易之象而坎主律今水運已臨虬以古三元法推得同治三年巳交水運考古得水運者如唐堯商太甲周武王宣王秦始皇漢明帝唐高宗宋太祖理宗明世宗諸君皆能修明政體當有重修庭堅之職者數十年後吾說其亦將有所施也夫

變法十二下

今日擾害平民之類不一而訟師其首也出入衙署交結書差羽翼既成輒日肆魚肉善良之計被陷之家其親友雖有諳成律懷公憤者亦怵於幫訟之嫌不克自伸其氣非無嚴明之官長招告暗訪然所懲者狐貍而巳豺狼固無如何也請參西法明正律師之目令平民詰告各延律師應訊律師無功名者不准呈無律師者不收訊定律師之例科斷語其指要厥利凡五人得公爲律師律師必有身家則必深明定例嚇詐敲索圖告不圖訊之弊自除利一　膚惡險詐之棍徒不必設法拏辦人自無從過問利二原被各破錢鈔而訟師唯知坐收漁人之利謀事之不忠心術因之愈壞使之一例科

罪或自能檢制其利三律師許其上堂則親友矜者儘可自占律師日久自無所得此不禁之禁其利四上下皆明定例則狥私枉法之吏不得自肆其利五舉直錯枉化莠爲良所謂以人治人絜矩之道或亦講治平者之一術乎

變法十三

一曰工政國家自各口通商以來凡一十九處二十七埠皆知自強之道首在理財於是海上之招商局開平之鐵路摸河之金廠粵閩之船政礦務兩湖之鐵政局皆次第舉行顧辦之近二十年矣而權其得失或入不償出者則以要領之未得也夫利出一孔者富事屬衆擎者舉今

誠欲與泰西爭衡而收其利權則虬不敏請以六事進

一裕財用太西百廢具舉億兆之數嗟咄立辦商則各設公司（近人鍾氏謂西國每立公司必稟請國家由商部派員查勘事實可憑利亦操券始准開辦每一公司由各股東公保董事十二人由衆董事再推總辦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於中總辦受成於各董各董受成於各股東上下箝制耳目昭著自然弊無由生）君則預借國債（太西每有大事必告貸民財息僅數釐故各國皆有國債即富强如俄考一千八百七十年單其出利之債共存一千二百三十三兆二十萬三千六十四銀羅般其不出利之債共存五百六十八兆四十六萬七千二十九銀羅般波蘭之債共三十九兆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銀羅般總計債銀一千八百四十一兆二萬七千六百十七銀羅般屆今又二十一年矣其積債可知各國雖畧有上下然皆在數千兆以上乃民皆不疑者以利銀則一無錯誤不妨藏富於國也）人已俱沾利益財力既厚故能以大而併小以近而奪遠蓋深得管子隘其利途之旨也可設實

鈔局（即官銀號法詳前）以裕利源定率以一分為息填單註明某年給還存積較鉅者准將關卡稅釐劃交上下既孚官民一氣則保險信局鐵路礦務織布等局官力所未及辦者可准華商包開許其專利若干年（須預定貨物貨值不准嗣後壟斷居奇）財源既濬利途自闢此誠保國裕商之至策也一興製造有能自出新意製器利用者造成報官給照酌准專利年分其或確能利國者准世其業物勒工名圖成建議而無力自措者官為按驗核議出示招股泰西工即為士中國士不知工故勢常不及非眞智巧之遜西人也若遵前議設科參用西學取士則以士為師以工為徒引伸倣製十年之後謂製造不及泰西者吾

不信也一獎工商工商圖私利也然因其私以濟吾之公裕國利民則獎勵之道亦有不可廢者工創物商銷貨皆令有籍可稽給照存執註明三代籍貫每人總銷至百萬者以稅則三分爲率是國家已收其稅銀三百兩矣宜獎以九品二百萬者八品三百萬者七品四百萬者六品而止皆賜以利民郎志乘列名逾四萬萬者爵以通侯錫名裕國國史列傳此亦漢武賞卜式意也一講懋遷百工之事遷地爲良今中國習用洋貨其實中國之器玩西人亦嗜之若渴也絲茶大黃無論矣此外如蘇州之顧繡處州之凍石江西之瓷器西人皆嘖嘖稱賞苟再能設局採購各省新奇可喜之器玩載以出洋當

可獲利復設商務各官以總其事開商報局剌取西國器用之習尙與其製作之大概價值之情形附以圖說內地小件附銷者准報官搭賣併小爲大交商運銷所得羨餘公同勻分如此則百千之貨皆可外達五州人人覓利於外洋風氣一開而內地之財不可勝用矣聞之道光末歲鴉片行時中國銀錢輸入外洋者八百萬今洋貨廣銷每歲漏出者且四萬萬（據光緒十三年洋關稅冊中國通商共十九口岸出入口稅釐二千七百一十六萬七千兩）長此不返其何以國若大興商務有報館以通其消息有保險以防其耗折有官局以劑其盈虧因利而行或可少修補牢之策歟一開新埠泰西每次換約輒求添設口岸其得一埠極力經

營置洋房闢馬路整飭華麗出人意表以故百貨輻輳士女如雲商務因之日起而彼得坐收十倍百倍房租之利若另於二十七埠鄰近之處參以形家旺氣之說扼要別開新埠一倣洋式彼高鼻深目之徒當亦噤無所施也一撫華商華民散在泰西各國者以南洋二十餘埠百餘萬人計之據戊子粵督張香帥疏當不下千餘萬其間挾鉅貲尚名義者所在而有近西國淩虐吾民無所不至英俄美法德皆有禁止華工之議或禁設領事英吉利或增重人稅法蘭西美尤無道設計焚燒蓋袒龍之暴不是過矣同爲皇家赤子一任其推之溝壑坐之塗炭吁天無辜胥莫之援毋亦君臨萬國者有所不忍聞者乎

夫華工之久在西國者於製造機器礦務諸西學濡染既深當能得其指要若誠能於此時特飭各欽使曉以禍福因勢利導設法招回內地自行開採鑄造徙其餘部署以實邊擇尤授以冠帶越鳥巢枝胡馬依風當有歌碩鼠而來歸者為湯武敺民此其時乎泰西力求通商中國亦從此而得其格致之學近又力驅華工將自此而弁輿其製造之利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時不可失願與椎國是者借箸籌之

保民

法變矣而仍不得不取之民者將以桑孔商賈之術施之於周孔禮義之邦乎曰不然子夏之言曰君子信而

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管敬仲曰下令如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古之為治者殺之而不怨多取之而不為虐騶豈無道哉亦視吾民之所甚苦者蠲去其弊病養欲給求力求保民之實而已時則有若嬰堂粥廠棲流所藥局醫院官渡清節堂皆官為設惠民局一主切善事如恤埋棺木借錢等均是擇紳董其事中國各善堂皆徒博豪舉於事並無實濟如四民無告者當分往各廠給以資本令自食力其實在病廢者方准其虛糜如嬰堂棲流所清節堂萬不可令其酬豢終日致壞有用之身官渡儘可取錢唯貧民免輸計其歲入以充經費藥局醫院實係無力始可酌捨而實莫妙於借錢局不妨起息入口之家若得數貫錢為資本日贏百數即可無憂此莫大之善舉也至掩骼埋骴施捨棺木尤仁政所不可忽不徒澤及枯骨實足以消瘢癘而釀太和之氣云費則攤之各鋪戶蓋治國以保富為要保富以恤貧為先人貧而吾

不能獨富也國貧而吾不能徒治也誠得良有司休息
生養煦之以仁摩之以義民也激發天良有輸將恐後
耳尚瑣瑣計及於錙銖哉夫州縣官一事之善去思之
碑遺愛之祠且不憚劇金從事蓋三代直道猶有存也
封建之初君爲民謀而恐無以遂其生故井田學校之
制計之甚詳郡縣以來民爲君謀而恐無以保其生故
安內攘外之策籌之宜豫自五州通商以來時局又一
大變如風雨之颯至火燄之飈發稍不爲防將魚爛鼎
沸生民之禍有爲吾口所不忍言者出水火而欲登之
衽席則太史公所謂六家之學實亦有不得而偏廢者
保民而王在斟酌用之可矣

治平通議卷二終